

古今類腋

為治  
造化

七

13
1802
7





門イ 3  
第 1802  
卷 7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三

為治類三 賦役 理財 備荒 養老 曆法

宥過 馭夷 城守

賦役

允彘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禹貢曰。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

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小雅大東曰。小東大東。杆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三

為治類三

賦役

理財

備荒

養老

曆法

宥過

馭夷

城守

賦役

允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禹貢曰。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

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小雅大東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





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寮是試。○北山曰。四牡彭彭。王事

傍傍。嘉我禾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左傳。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sub>也</sub>砥<sub>平</sub>其遠邇。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sub>音</sub>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君子之於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

薄。如是則以丘亦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財費則役貧。役煩則民叛。○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是月也。夏<sub>季</sub>不



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周禮曰。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國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任農

以耕事貢九谷。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飾事貢器物。任商以商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管子曰。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力不行矣。○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夫財之所生。生於用



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無已。是民用力無休也。○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鹽鐵論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

史。由余觀於秦穆公。示以公室積聚之富。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

平準書曰。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乎利。事變故多而亦及是。○是以物盛而衰。世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出其土地所宜。人民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所以為治。齊桓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顯成伯名。魏用李悝。盡地力。自是之後。



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曷嘗竭天下之財資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及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漢食貨志載董仲舒語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井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入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餘，隳滌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乎。

賈山曰：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帝彪上肅宗曰：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



先除其所患。

朱暉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監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非明主所宜行。

隋食貨志曰。爰自軒頊。至於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王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

怨。力盡則叛。

唐食貨志載陸贄語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重民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後歛其餘財。韓琬曰。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

宋司馬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設法侵漁。其害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也。



蘇轍上英宗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存者無損。而來者有制。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後日。事有間矣。

范鎮對宣太后曰。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猶養魚而竭其水也。

李冲曰。任土作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人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

元耶律楚材曰。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

董文用語盧世榮曰。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多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剥無遺。有百姓乎。

明張司空曰。季武子出。見絕流而漁者。下令欲鞭之。



曰噫甚矣。子之貪忍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既知罪矣。盍姑自主君始可乎。自主君之治魯也。農夫力耕。其穀無弗輸於廩者。婦人織作。其布帛無弗入於宮者。商賈所貿易。其貨則無弗登於府者。山谷冶鑄。其器物無弗歸於宮者。是主君竭澤而漁矣。何罪乎絕流哉。

### 理財

損卦辭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言當損時至薄無害

○渙爻曰。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

居積也言發令散財以收人心

○繫辭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益稷謨。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小雅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左傳。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民皆得與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  
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輕。能無  
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  
將有遠逃志。是離民也。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  
國用。量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為出。○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濫。祭。豐年不  
奢。凶年不儉。

周禮曰。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  
則受而藏之。○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  
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  
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  
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  
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  
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管子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  
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  
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



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庫。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

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五穀食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今人君藉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十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十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十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十去九。○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誑。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見。故



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室之藏。藏鎰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鎰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管子曰。十日而具。則國語曰。夫利。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能久乎。

荀子曰。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潢。積水也。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



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  
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  
壑。

說苑曰。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  
於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不有天災。必有人  
患。

史趙奢傳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  
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  
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

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

為貴。咸豈輕於天下耶。

貨殖傳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

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

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財。竹穀



鹽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璠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列皆中國也。故待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雖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



古今類聚 卷十一 十三  
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待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魯。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

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庶吏久。父更富。庶賈歸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塚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執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



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  
 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  
 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  
 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  
 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  
 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去就與  
 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  
 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  
 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  
 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  
 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  
 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  
 也。而雍樂成以饒。飯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  
 業也。而張氏千金。洒削薄枝也。而邳氏鬲食。胃脯烹  
胃為脯而鬻之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  
 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  
 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  
 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古今類用

卷三

七

七



漢貨殖載白圭語曰。吾治吾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  
決斷。仁不足以馭子。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  
不告也。

范蠡別號鴟夷子皮。曰。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  
之強。鴟夷善發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

漢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故貨寶於金。利  
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  
官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

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要  
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  
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散  
之以時。則準平。○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  
齒角之饒。西蜀有丹朱之富。兗豫漆絲之膾。燕齊怪  
石之府。秦邠羽旄。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  
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音之鄉。葱右蒲梢之駿。  
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夫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  
天地之利。而總山河之饒。可以長見齒。可以養耆年。



因之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旂章有序朝聘自其儀燕享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灾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宋范泰諫市民銅鑄錢曰治國若烹小鮮極敝莫若務本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

孔琳之傳論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則餘食委室

匹婦務蠶則無衣被體懋遷之道通用濟乏

益為功蓋輕而事有為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

人去而末業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

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

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蕪本為事豐衍則同

多稔音塗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

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

齊崔祖思陳事啓曰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

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魏置典農而中都足



食。晉開汝穎。而汴河委儲。

魏甄琛上文帝表曰。大道既隱。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禪十一之儲。收此與被。非利己。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

高謙之上鑄錢疏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

魏邢巒上世宗表曰。明王之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玉。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虛華損德之物。

薛虎子諫高祖曰。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

甄琛曰。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

唐劉晏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理財常以養民。



為先。○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陸贄曰。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孔琳之曰。聖人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宋黃洽對孝宗曰。興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司馬光為政。欲盡反安石之法。畢仲游與之書曰。昔

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出。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青苗。市易。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

司馬光對神宗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設法侵漁。其害有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也。

王安石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



古今類月 卷三十一  
患在治財無其道爾。

金食貨志曰。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先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惟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造饑飽之宜。可以衛生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獎少而長治。○繫縛勝。必至於傷利。操切勝。必至于害民。

備荒

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小雅若之華曰。猗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大雅雲漢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殍。或興工作以聚



失業之人。緩刑弛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  
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  
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也。

五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無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玉藻曰。年不順  
成。君衣布搢本。土竹筴而象飾其年不順則君衣布衣執竹筴也關梁不租。  
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周禮曰。以養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  
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  
有二曰除盜賊。○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  
之委積。以恤民之難。艱同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  
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司牧。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  
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



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  
侵。大侵之禮。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  
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說苑曰。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  
苦。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  
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  
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食。故與人簞食  
壺漿。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  
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尔以民為

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尔私饋之。是  
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處已則可矣。否則尔  
之受罪不久矣。  
漢晁錯論貴粟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  
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  
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  
而備先具也。

食貨志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  
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



傷而農易勸。○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難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賈誼曰。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

唐書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少則不足活人。多則至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歛矣。○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刀

鋸在前。卒不可禁。以為二害。

曾鞏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三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况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



古今類用  
美。今被災州郡。每戶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得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

養老

酒誥曰。妹土。衛邦名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國風七月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

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大雅行葦曰。魚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頌載芟曰。有飶其香。邦國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左傳曰。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食。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塗泥。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也。使為絳縣而廢其輿尉。○宋公子鮑



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自七十以上，無不饋  
飴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  
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  
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  
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  
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

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  
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  
從。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  
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  
乎天下久矣。

管子曰：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以上，



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以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以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

淮南子曰。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

史賈山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音祝。禮。祝饘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上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

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恐不得聞其過也。

武帝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七十以上。以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魏孝文詔曰。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尊老以三事。上大也。更以五尉。

後魏高祖詔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



弟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  
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

唐禮志曰。天子躬執大珪。降迎三老。三公授几。九卿  
正履。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  
音被于下。

明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燕。以養義莫善  
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  
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曆法

革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繫辭曰。歸奇於劫。以象  
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所居曰暘谷。寅賓敬之出日。平

秩也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春温。○申命  
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也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熱而○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送納日。  
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暑退。○申命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察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

就燠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復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復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黃帝迎日推策。順

夫天地之紀。顓頊養材以仁地。載時以象天。

史曆書總論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民以是能有信。○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先王之正時也。復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漢律曆志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短長。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



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合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納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納縮納行太疾也音縮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

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原。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

延光論曆曰。帝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犴以措。五是以備。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叙

古今類史 卷三 曆法 三



漢安論曆曰。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三聖謂光武明章○論月食曰。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其術皆出焉。

蔡邕曰。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異。而今術不能上通於古。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由此言之。有文於讖。無驗於今。未必為是。有驗於今。無文於讖。未必為非。

晉律曆志曰。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係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卜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綜斯



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歛。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叶三辰。故能該洽生靈。堪輿天地。  
齊樊遜曰。五方辨易。尚代指。百世可知。猶須吹律。隋馬顯奏曰。案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歛。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為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著。同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蛇或乘龍。水能沴火。因以玉兔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關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以斯為重。

○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籛之文。氣有郊迎之典。

袁克奏隋文帝表曰。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黃唐比其蹤。謂隋十一月冬至甲子乃上元

第一紀與堯冬至合也

後魏司馬子如。上孝靜帝表曰。自天地判剖。日月運行。剛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弦望有盈缺。明晦有修短。古先聖王。則之成化。迎日推策。各有司存。



律曆志。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繫於神機。作範留於氣象。制物成法。故真蹟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

唐僧一行曰。晦朔之變。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月皆不見。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月或皆見。蓋晦日之光未盡。如二月之明已生也。○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

於政。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變行襲其常度。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下民。警悟人主哉。○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萬物盈于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曰水火木金土。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者。謂之五行。○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



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  
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  
二方為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為南北之極。而  
進退不齊。

周王朴撰定歲餘。上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  
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  
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  
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改。由斯  
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  
由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  
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  
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  
之於天下也。○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  
箭以候氣。審朧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疾遲以  
推星。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  
宋天文志曰。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  
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灼見差忒。自  
伏羲甲寅至大中祥符。一年庚戌。積三千八百九十



七年。五帝之後。迄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奧者已十餘朝。而臻至妙。不過四五。昔漢洛下閎脩渾儀。作大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脩鑄銅儀。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侍臣占驗。玄宗命僧一行脩太衍曆。據證渾儀。梁令瓚之所造。一行謂其積密。思出古人。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偽。筭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

崔遵度對理宗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之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

元曆議曰。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大率也。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犯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



明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曰。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

宥過

解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大禹謨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臯陶謨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笞。肆放。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鈇之恤哉。

周書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造爾。既道在厥辜。時乃不可殺。

左傳祁奚言於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縣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在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晉



侯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夫人請之。女秦晉侯舍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原野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使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孟明頓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蒙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也。」廢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月令曰：「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有坐不廉汙穢而

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盪盪不斂。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國君過市刑人赦。周禮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管子曰。凡救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救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救者。奔馬之委轡也。○救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韓非子曰。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賜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援冠纓而絕之。言于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援其纓而絕之。願趣火

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群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一士常為鴈行。五合戰者。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

淮南子曰。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



其小故。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咎。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

漢王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過之心。

荀悅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此至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

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后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劉向曰。論大功者。不責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

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

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

宥。何益於治。

孔融疏曰。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

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矣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

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



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地名湯于此破郢支單于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

晉劉頌上武帝曰。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冕而前旒。充纒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虎於途。而求竊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

梁江淹書曰。直生取疑於盜金。伯魚被名於不義。齊史曰。宥其迴溪之耻。冀有封嶠之捷。後魏世宗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

任城王澄奏靈太后曰。深抑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

房景先曰。周禮秋官司烜氏條曰。王道貴產。貴生也法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禮經寶其仁。是以祿父起釁。殷祀不輟。三監亂德。蔡胤猶存。



唐陳子昂入科奏曰。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

蘇安恒救魏元忠曰。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

孔璋乞貸李邕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荀林父敗績於邲。晉

命復其位於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此是為并赤狄郭碎首不受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

逐。是晉無赤狄之上。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强。齊不霸矣。

宋胡交修上言於寧宗曰。衣食若給。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日為死迫。然後忍以其身

棄之盜賊。如開其自新之途。禁其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而歸正矣。

高廟諭吏部曰。為國者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

劉基曰。書曰。刑期於無刑。又曰。青災肆赦。此先王之



心也。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弗治。是教之為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馭夷

既濟爻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三年克之。憊也。○未濟爻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大禹謨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旅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小雅六月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大雅常武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服。○鄭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



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伯宗曰：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古篆背書正字則為乏字盡在狄矣。家語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

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史蜀父老對司馬相如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又接之西南夷，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曆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古今類賦 卷十三  
識所謂。

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疆。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地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

嚴安曰。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中國。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遠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漢宣帝匈奴欵塞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

嚴尤諫伐匈奴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揚終上章帝曰。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鱗介易我衣裳。



揚雄上哀帝曰。孝武即位。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又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衆。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竇憲勒功。燕然曰。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項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技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日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余蓄。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永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江統徙戎論曰。夫夷戎蠻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



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劉曜傳論曰。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武馬生於關洛。

張協七命篇曰。丹寘投鋒。青微釋警。却馬於冀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

史論曰。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瑊子曜景。捐金丘以一息。蕞爾夷險。乘風霧捲。

梁世宗與武陵王曰。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宋何承天傳論曰。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障塞。謹其烽柝。使來逕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



暴止姦。養威攘寇。

謝莊議索虜求通互市曰。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覘釁。有足表疆。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脩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親詭論。尤宜固絕。

齊孔稚珪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美畧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

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權而言之。優劣可觀。舍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戎狄獸性。本非人倫。嗚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笑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蠱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霆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

隋外夷傳論曰。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



無獷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  
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踈而不漏。  
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  
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  
史。遊學於京師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  
遺風。其孰能致于斯也。○兵志有之。務廣德者昌。務  
廣地者亡。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  
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  
也。

高祖詔議突厥曰。竭生民之功。供其來往。傾府庫之  
財。弃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厚歛兆庶。多惠豺  
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  
踈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無勞兵革。遠  
規溟海。嚴治閑塞。使其不敢南望。制御夷狄。義在斯  
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  
煬帝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  
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  
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



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荒服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辯。同彼臣民。

外夷傳論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欵塞頓額。盛則彎弓寇掠。屈伸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惟利是視。不顧盟誓。

突厥總論曰。聖哲應期。掃除氛祲。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朝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  
楊愔傳論曰。掃妖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逝。

蠻獠諸夷總論曰。剋平九宇。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  
魏紀論曰。帝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剪遼



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

西域總論曰。古哲王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不以四夷方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北齊樊遜對詔問曰。馬多冀北。將異山西。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嶺函。苑長洲而池江漢。顏之推我生賦曰。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穴。屠嗤尤于東都。挂郅支于北闕。

唐房玄齡諫太宗伐高麗曰。上古所不臣者。今皆臣之。上古所不制者。今皆制之。然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為今日惜者此也。

薛登對武后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彼其朋交。疆厲語習。齊楚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

柳澤策吐蕃劫盟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盟詛



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相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

狄仁傑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詠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皆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安人固本。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

賀魯傳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除惡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此驅戎狄攻豺狼也。

宋外國傳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動遠路。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德威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

錢若水對真宗曰。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



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竊計夷狄之心。嗜好雖不同。然去危即安。厭勞喜逸。亦恒物之大情也。○治戎之道。當脩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

蘇元老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

史浩對高宗曰。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退則歛兵而遁迹。謂之恢復可乎。

葉夢得曰。禦戎制勝之道有三。曰形勢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在吾度內矣。遼列傳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元世祖賜日本曰。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



高皇諭御史曰。中國之於夷狄。在制馭何如。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威惠並行。此馭夷之道也。

九邊總論曰。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闢國陋於綏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苦荼毒。吾又何求。

四夷考序曰。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

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惡可得哉。

### 城守

坎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畢命曰。申畫祁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小雅出車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

左傳。祭仲曰。都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齊侯伐楚。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申公巫臣對莒子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恃陋而不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廓。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

月令曰。圻城郭。

丘再成曰。圻亦脩意。

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

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土方氏以土

圭攷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家語孔子告哀公曰。臣毋藏卑。大夫無百雉之城。

管子曰。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

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

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史吳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濟河。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此。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蘇厲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

罷敝。雖有長城巨防。惡足以為塞。

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

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

說苑曰。楚莊王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

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楚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

國也。而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

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遂取陳。



淮南子曰。昔夏鯀作三仞城。諸侯背之。海外有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史賈生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四海。併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馱朴以鞭笞天下。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匈奴傳曰。中國安寧。亡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禮書曰。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漢桓寬曰。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



古今類用 卷一  
池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

匈奴傳曰：地方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

張衡兩都賦序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和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據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

魏晉或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騷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

晉羊祜曰：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夫荷戟千人，莫當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非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也。



宋武帝平秦紀曰。資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閑。  
 常孝寬曰。即墨攻燕。晉陽存趙。赫連勃勃傳曰。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綿千里。獨守之形。絕險之狀。遠邁咸陽。超美周洛。  
 唐李綱曰。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鄉。與項羽爭衡。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曹操先守官渡。故能焚輜重而破袁紹。肅宗先保靈武。故能剪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先為萬全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

宋夏侯加正洞庭湖賦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孤不假弦。矛不假鋒。四海以之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衝。秦得百二。齊得十一。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歟然而亡。

孝廟勅留守南京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必慎擇其人。以司留鑰。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



人雖都長安。而猶重晉陽。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  
意。同一揆也。

劉昂奏曰。邊防之守。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  
不在四夷。而在百姓。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三 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四

造化類一 天文 地理 鬼神 祥瑞 災異

卜筮

天文

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離彖曰。日月麗乎天。  
○大壯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恒彖曰。天  
地之蘊。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  
變化而能久成。○係辭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帝出乎震。齊乎巽。○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小雅大東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東有啟明。西有長庚。○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左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音旨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味為鶉火。心

為大火。鶉音純。天文朱雀。取象于鶉。南方七宿有喙。有喙有翼。而無尾。蓋象鶉也。

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爾雅曰。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秋冬餘風。曰緒風。吹



萬物有聲。曰籟風。終日風。謂之終風。

埤雅曰。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

計然曰。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

下。素問曰。天不足西北。故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故

右熱而左溫。宋玉曰。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

文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養也。莫見其殺。

也。莫知。

呂覽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東方曰

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

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

奎婁。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

觜嚙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

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

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淮南子曰。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



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四時天之吏。日月天之使。星辰天之期。虹霓彗星天之惡。○夫員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窺。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道始於虛。虛者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首銀崖也。岸也。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而後地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

論衡曰。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尚書太傳曰。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

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  
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

說苑曰。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  
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天。曰昊天上帝。亦曰天皇。亦曰太一。

白虎通曰。天者何。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

太平御覽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其氣曰暉。日初出曰旭。日昃曰晞。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映。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在下曰倒影。

春秋題辭曰。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蒙泉子曰。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



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史天官書曰。斗為帝車。連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于斗。○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能音台即太階平○金寶之上。皆有

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候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

域被甲而翹。

天氣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也

○自初生民以來

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裳。外夷狄。分中國為十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年。然後天人之續備。



漢天文志曰。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蜃。虹。蜺。皆日月

也。迅雷風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

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

響之應聲也。○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

月食脩刑。

蔡邕釋誨曰。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

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露凝。○且夫地將震而

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

則月側匿。望舒月也。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眺則侯

王

五行志曰。日月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

兵象。

後漢天文志曰。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

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惡。至於書契之興。五

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闞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

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

負史

卷十四

三

施



古今類聚 卷十四  
之史佚。葢弘。宋之子。常。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中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摘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

班固曰。日之為言實也。

虞昂云。日遠辰極。沒而還東。不入地中也。

常滿有

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

張衡曰。月為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

京房曰。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齊王儉曰。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

宋天文志曰。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五行自有相勝之義。自有相生之義。不得以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也。○漢靈帝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



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驗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

沈約曆序曰。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為日月。群生之性。章為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隋天文志曰。渾天儀者。其制有機。有衡。既動靜兼狀。以效二儀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準步盈虛。求古之遺法也。

禮儀志曰。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為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

元表奏隋文帝曰。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

經籍志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方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為五色。在樂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

五行志曰。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况於水火金木土乎。

唐天文志曰。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



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

五代司天考曰。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禍福者矣。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



古今類用 卷一四  
宋天文志曰。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仲尼約魯史而作春秋。日食星變。屢書而不以為煩。聖人以天道戒謹。後世之旨昭然可觀矣。羲和既遠。官乏世掌。賴世有專門之學。然其說有三家。曰周器。宣夜。渾天。渾天之學。遭秦而滅。洛下閎。耿弇。白。晚菴。故自晉魏以至隋唐。精天文之學者。難得其真。宋器。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竇儀。號知天文。太宗之世。裴思訓以推步進。其後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類皆舛謬。幻音眇。靖康之變。驗之器。盡歸金人矣。

遼曆象志曰。日有晷景。月有明魄。斗有建除。星有昏旦。觀天之變。而制器以候之。八尺之表。六尺之筒。百刻之漏。日月星辰示諸掌上。運行既察。度分既審。於是象天園以顯運行。置地櫃以驗出入。渾象是作。天道之常。尋尺之中。可以俯窺。陶唐之象。是以設三儀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極。渾儀是作。天文之變。六合之表。可以仰觀。有虞之璣。是矣。  
明陳琛正學編曰。五行者質之始也。萬物者形之始也。

古今類用 卷一四 天七



也。三皇者人之始也。

潘府南山素言曰。天無乎不在。有天之天。有吾心之天。有物各太極之天。不假象而後有。不離形而後存。黎久未齋雜言曰。天地之化莫齊也。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於物無所不容。其動未始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

地理

坤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

德合無疆。言與乾合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含萬

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地道無成。不代有終也。○離彖曰。百谷草木麗乎土。○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浹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衛風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小雅四月曰。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皇矣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將善也。將側也。萬邦之方。也。鄉也。下民之王。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數十世之利也。

夏。晉遷新田。

王制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

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先王盛時。四方皆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周禮曰。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旱物。二曰川澤。動物宜鱗物。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動物宜羽物。植物宜麋物。四曰墳衍。動物宜介物。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動物宜羸物。植物宜藪物。

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呂覽曰。地有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



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水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秋水曰。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淮南子曰。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耗土人醜。息土人美。○東方之美者。有醫母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

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魚鹽出焉。○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谷。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說苑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山川汗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



蒲葦管蒯音拐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五嶽者。何謂也。秦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馬能大歛雲雨。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能通百川於海。能出雲雨千里。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雲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風俗通曰。積冰曰凌。水壯曰凍。水流曰澌。冰解曰泮。鹽鐵論曰。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極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土。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論衡曰。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素問曰。地者易也。濁陰也。交易變化。含吐應節。



河圖曰。地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知。

博物志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地以名山為之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草木為其毛。土為其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重陰之性也。

物理論曰。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陰體下著也。其神

形有弓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甘苦。鎮之以五岳。積之以丘陵。播之以四瀆。流之以四川。蓋氣自然之體也。地發黃泉。周伏迴轉。以生萬物。地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而南北短。其盡四海者也。纂要曰。嵩泰衡華恒。謂之五嶽。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



古今類用 卷十四  
史范睢說秦昭王收韓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辟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腹心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劉敬對漢高帝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若君不

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以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周之盛時。四夷向風。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六國表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必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羗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高帝紀。田肯言都秦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音玄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



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

張良勸高帝都關中，曰：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二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漢地理志曰：坤作墜，同地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畧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剝五等，制立郡縣，畧表山川，彰其剖判。○秦地與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周地柳星張之分野，鄭地角亢氏之分野，趙地昴畢之分野，燕地尾箕之分野，齊地虛危之分野，魯地奎婁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吳地斗牛之分野。

宋索虜傳曰：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長短，胡負駿足。



古今類用 卷十四  
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騎。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  
史臣論曰。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阻伊洛而固。峭函。跨兩都而總萬國。西出玉門。東踰碣石。隋煬帝紀。詔曰。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合。控以三河。固以四塞。

高廉諸國總論曰。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岳四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昧谷。隅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微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

唐地理志曰。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怠忽驕溢。常因盛大。可不知所務歟。

許敬宗對高宗問濟水甚細而在祀典。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



宋汪若海對高宗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

元地理志曰。元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地大民衆。古所未見。群臣上。○成廟疏曰。北京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

楊慎璣語曰。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復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 鬼神

謙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繫辭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良霄三世執其



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禳之禳音榮又音瑩風雨不時祭名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樂記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焘萬悽愴昭明露光處焘萬精氣交感處悽愴使人悚然處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國語曰昔夏之興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杙次於巫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郟今則丹朱之神也辨其亡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志能上下比義其聖



能光達宣朗。其明能視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民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神。云為魂。鬼云為魄。魄從魂升為神。魂從魄降為鬼。

韓非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

淮南子曰。形傷於寒暑燥濕之害者。形死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音馬之

死也。剝之若稿。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

其鬼音擾。義同。時既過者。其神漠。○炎帝精火而死為

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說苑楊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謂言歸也。

論衡曰。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

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



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人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自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



其事。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博物志曰。水石之怪曰龍岡象。木之怪曰夔岡兩。土之怪為贛羊。火之怪為宋無忌。

郁離子曰。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也。而又皆為鬼。則是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也。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菟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

祥瑞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洪範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小雅斯干曰。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無羊曰。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衆也。



左傳曰。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申豐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灾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必于農隙。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同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

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音偉不泚。音審驚鳳

以為畜。故鳥不獮。音橘驚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音越驚走

也。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大古者。天地順而四時

當。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

當。○禮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格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繁露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

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



目。宣示光曜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風。條。凌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商。音商

橋與霽同亦卿雲也

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甘。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至鳥獸。即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雲出。芝實茂。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以其時。不失其序。日月淑清而揚光。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則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善養老。則芝茂。

論衡曰。夫上世之名。鳳凰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骨又奇。又不妄翔。苟游。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凰騏驎矣。世之知聖人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夫瑞應猶災變也。瑞



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相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遭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盛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其定相遇。非相為出也。○冀筮不足以瑞堯。而億兆戴已。乃堯受命之符也。慶雲不足以瑞舜。而驅歌來歸。乃舜受命之符也。太平廣記曰。上世瑞應。氣物卓異。赤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蓮脯。冀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漢臣贊曰。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人之聖者也。

蜀世家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



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唐張紘曰。殷湯有白鷓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

柳宗元曰。十聖濟治。惟祖之則。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為真符哉。

宋司馬光曰。向也風雷譴告。今則世道淳安。向也鴻鴈流離。今則勞來還定。四時調于玉燭。五星叶于珠

案。此太平極治之祥也。

程子曰。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耳。彼其視灑液甘露也。剛澮之寫通瀉耳。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耳。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蔽耳。故曰聖王不識也。凡禎祥瑞。應有之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

楊萬里曰。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三代而下。祥瑞在簡冊。簡冊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冊有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惟天愛君。惟聖畏



天。天之于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謹之。以災異。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人君也。惟聖人則以已占天。不以天占人。○天變之來。可以至誠感。而不可以人力勝。唐太宗掇蝗而吞之。而災遂息。以其有愛民之真心也。姚崇遣使捕蝗而災愈甚。又烏可專以人力勝之耶。○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休祥。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且夫災祥者。天也。變災為祥者。君之一念也。然則災祥雖在乎天。變之者。實在乎君心。

故君心之慧。孽。銷。則它無孽。孽。矣。君心之景。星。慶。雲。出。則它無景。星。慶。雲。矣。縱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雉于鼎耳。石言于晉地。洪水滔天于堯野。大旱虐于商邦。猶當轉禍為福。反妖為祥矣。○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數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

高皇甘露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未必皆凶。



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乎聖德。

劉基曰。王者之瑞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

災異

胤征曰。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於其子孫弗率。皇

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洪範曰。咎徵曰。狂恒兩若。

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王卿士師尹之得失各有所徵也

小雅正月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

將。大也○十月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燁燁音腴電貌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

萃崔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雲漢曰。旱既太甚。滌



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悵音談如焚。

左傳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

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為之不

舉臧降服乘縵車無徹樂出次舍在祝幣史辭罪已

以恆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晉侯問於士

文辭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衛大魯小

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

其大咎其衛君乎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

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

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天及時為災地及物為妖

民及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日食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

有等威古之道也。

晏子曰天之有慧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也禳之何益○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昏義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同謫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家語曰。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

繁露曰。改多純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調。而為稜沴之妖也。

說苑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

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

賢聖說稅音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大

戊時。有祥桑生於庭。請卜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

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

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罷。問疾弔

喪。三日而祥桑枯死。○昔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

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使臣敬弔。宋君曰。寡人不

佞。邑封丕脩。使民不時。天加之殃。以遺君憂。君子曰。

宋國其庶幾乎。○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



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兩穀三日。蚤風之所飄也。蚤風之蚤芒同。歲在巳曰大芒。落莊子芒乎。忽乎風也。又木正曰勾芒。徐曰謂穀麥雨血為芒。種相如賦使勾芒以將行言勾芒之風也。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其爵祿。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變也。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虫食谷。身黑頭赤則武官。頭黑身赤則文官。使加罰於所象之吏。則虫不復見矣。○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常而問之。子常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常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子常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無復言。子常退走。北面再



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能求之。求之雖不可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哀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

無妄之災。百姓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限林蘇  
京氏易曰。歲星失度。何。人君不仁。殺戮無辜。則歲星失度。其救也。慈仁敬讓。廣恩惠施。無犯四時。則歲星承度。熒惑失度。何。人君內無法禮。輕薄房室。外行慢易。歛奪民財。則熒惑失度。其救也。爵賢位德。養幼廩孤。命樂師。趣音促鞀音桃鼓。含歡欣。熒惑還度。天心得矣。太白失度。何。人君濫恩無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其救也。舉有義。任威用武。則太白復。兵氣消矣。德



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德星失度。其  
殺也。治社稷。脩明堂。近方直之人。此災自消也。辰星  
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辰星失度。其殺  
也。明刑慎罰。審法必中。其法必中。尚書大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  
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令。逐功臣。殺太守。以  
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  
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墉。侵邊  
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

蔡邕獨斷曰。臣聞陽勝則震地。陰勝則食日。思亂則  
多風。貌失則恒雨。視闇則疾癘。澤不潤下。則水大。君  
能正上下。抑陰尊陽。以脩五事。則其救也。

啓蒙訓曰。哀公問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曰。  
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不祥。簡賢而  
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  
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說林曰。天不惟和風。其雨瑞雪。慶雲而霜。雹降焉。地



不惟五穀桑麻而萑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  
龍麟鳳而鴟梟豺狼鯨鱷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  
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雹不害。善治稼穡者。狼莠不  
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鱷不害。

史周伯陽甫對幽王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民亂  
之也。不斥言王故曰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  
有地震。

漢匡衡上疏言得失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  
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  
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鄭興日食上光武疏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多  
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  
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  
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而仍見。

管輅傳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  
振神明于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  
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

晉王道傳曰。天之子愛人君。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



則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安。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危。虢公是也。

梁徐陵與北齊楊遵彥書曰。分鼇命屬。屬音戶侯古反鳥也名北

屬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

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何則。聖

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分鼇謂女媧斷鼇足以立四極命屬

謂少昊以鳥紀官屬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觀河拜洛謂伏羲大禹時地應以河圖洛書。日鳥風禽謂堯時十日並出大風為害。盛旱謂七年旱長波謂九年水

隋五行志曰。若梁武帝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

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柰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

而闕。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

唐于志寧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故有自然。非

一繫人事。然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

宋禮志曰。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誠。故

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所謂災

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也。異者。不

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也。

元五行志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霧



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凡霜雹之變。是為水不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青黑祥。○火為水不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青黑祥。○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失節。則火炎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恒燠。其色赤。是為赤青赤祥。○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是為青青青祥。○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冶鑄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

卜筮

古者以類附見其徵。恒暘。其色白。是為白青白祥。○土中央。生萬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雨。其徵恒風。其色黃。是為黃青黃祥。

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



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以言者。尚其詞。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夫易何為者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著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大禹謨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也。斷也。志。昆也。後也。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重也。○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

繹。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衍推也。謂推人事之

過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

孫其逢吉。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大雅緜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

○文王有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

成之。○鄘風定中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文王有

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左傳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是謂鳳凰於

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生敬仲。使筮之。遇觀

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



乎。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晉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史正實爵。與史蕪飲。而無肴。曰。夫驪戎之後。女汝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汝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蕪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臯同非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

而避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出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古今類事 卷四  
○秦伯伐晉。卜徒文筮之。曰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曲禮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曰。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古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比。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事。先筮而後卜。○天子無筮。謂用也。諸侯有守筮。守國之筮也。天子道。上路以筮。諸侯其



其國不以筮。孔子曰。猪有羊腩。可以得兆。藿葦藁茅。可以得數。何必者龜。楚辭詹尹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教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論衡曰。卜筮吉凶。因人而至。紂至惡之君也。七十卜而皆凶。魯將伐越。筮之得。彛折足。似凶矣。孔子改之曰。越用舟。不用足。故吉。其后果勝越。

風俗論曰。著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之也。

荀悅申鑒曰。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言而濟。凶而救之。謂益。言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廣志曰。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謂天地告於著龜。著龜告于我也。

史。龜策傳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



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夷氏羗。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各信其神。以知其事。賈誼曰。吾聞古之賢人。不居朝。必在卜醫之中。○卜筮者。世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險。以得人情。虛高人祿位。以說人志。擅言禍福災祥。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耻。故謂之卑汚也。

嚴君平曰。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利導之以善。○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未明而興。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



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喪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冥子曰。君平之論有餘。肯哉其言之也。不足而自足。乃其所以為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為不足也。

唐盧藏用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祀而福。

明劉基曰。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耆。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有昔者。必有今

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蕪斷梗。昔日之瓊甍玉樹也。露蚕風蟾。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磷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古今類用

卷之十四

終

新選古今類用卷之十四終



